



彼岸的风

■ 名家文化之旅 · 1 ·
张抗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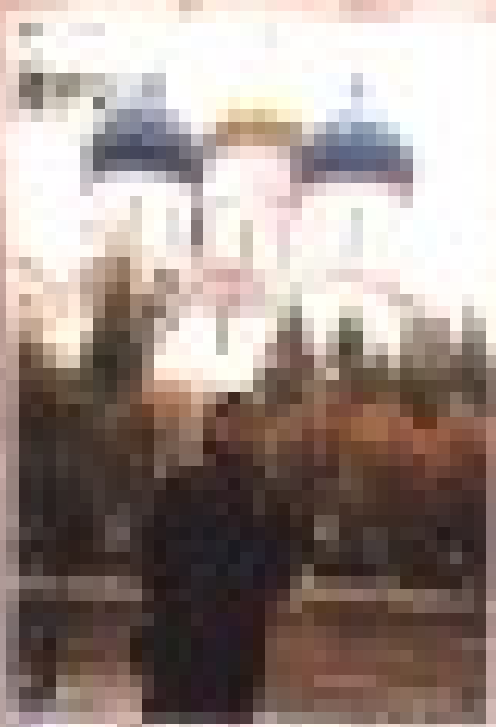


浙江摄影出版社



THE

THE



彼岸的风

张抗抗 著

来风·八面来风

浙江摄影出版社

选题策划:范达明
责任编辑:范达明
装帧设计:范达明
责任校对:程翠华
责任出版:寿小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的风/张抗抗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2.10
(名家文化之旅:1)
ISBN 7-80686-036-3
I. 彼... II. 张...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4981号

名家文化之旅·1·

彼岸的风

张抗抗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武林路125号 邮编:31000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长命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字数:80千

印数:1-3100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6-036-3/I·6

定价:2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作者简介

张抗抗，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协黑龙江省第六、七、八届委员。

1950年7月3日出生于杭州。祖籍广东新会。1966年初中毕业于杭



张抗抗

州第一中学（现杭州高级中学）。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省鹤立河农场劳动、工作八年。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

从事写作以来，已发表短、中、长篇小说、散文共计五百余万字。出版各类专集

五十余种。代表作：《张抗抗自选集》五卷。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

曾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俄罗斯、南斯拉夫、马来西亚等国，从事文学交流活动。

目 录



序 (1)

1. 曾经的南斯拉夫

斯特鲁卡诗歌节 (1)

2. 严谨的德国

墙的消失 (7)

胡苏姆之忆 (9)

3. 艺术的法国

巴黎意象 (17)

埃菲尔铁塔沉思 (24)

古堡与红罂粟 (28)

4. 宁静的加拿大

多伦多 (33)

尼亚加拉大瀑布 (40)

温哥华 (42)

5. 喧嚣的美国

谁来都能找到自己的根 (49)

大西洋边 (53)

6. 伤感的俄罗斯

跛足巨人 (57)

7. 火热的马来西亚

记“花踪”文学奖颁奖礼 (69)

8. 再访美国——2000年

旧金山 (83)

宠物 (89)

华盛顿 (101)

纽约 (108)

曼哈顿袜姐 (120)

天然夏威夷 (125)

夏威夷鱼湾 (128)

夏威夷花海 (132)

夏威夷果岛 (140)

感悟珍珠港 (144)

跋 (150)



雁过留声，人过留影。

我把我看到的世界告诉你——这些图片与文字。

八面来风·八面来

八面来风·八面来

八面来风·八面来



1-1 1981年夏，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
参加第二十届斯特鲁卡诗歌节

来自波黑共和国的诗人念了一首很有趣的诗，我们听懂后便轻轻地笑了。那诗说：××的门前有一座山，但他从来没有爬上去过。这座山很低，但对他来说很高，因为他是个胆小鬼……

我特别盼望听到那个小个子的英国诗人朗诵。他是个很风趣的人。我们一同去奥赫里德镇的圣·索菲亚教堂参观的那天下午，他一路上一直在给我们讲笑话。他去年刚去过中国，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因此，听那位镇长介绍山上的古城堡，他就开玩笑说：“这比长城可差远了。”下山时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个同志想分开从湖边走，他又说：“这可不行，要团结，三个人走就是三人帮啦。”看到屋顶上晾晒的辣椒，他就说好像到了成都。他的性格活泼开朗，一下子改变了我原来印象中认为英国人性格刻板看法，亲身体会了“英国式的幽默”。他上来念诗，地道的现代派，翻译只听懂了山、啤酒、女人……几个单词，似乎全不连贯，不知在讲什么，猜也猜不出来。我想明天见到他一定也要同他开个玩笑才好。

诗会进行了很久，夜深了，从湖上吹来潮湿的寒风，听众却很少有人离席。演员们朗诵得很认真，声音沉着，自然朴实，没有什么装腔作

势,但又充满了感情

来自科索沃的诗人朗诵了一首长诗,初时聆听就觉着空气的沉重。他的表情忧郁而悲壮,眼睛里满含了泪水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1962年第二届斯特鲁卡诗歌节举行的时候,曾有两位科索沃的诗人在德里姆河里划船,河水湍急,突然小船翻了,其中一位诗人掉在水里,被冲出去老远,另一位诗人自己并不会游泳,本来可以抓住船舷爬上来,但他却游过去救那个诗人。终于,两个人都被河水带到下游去了,再没有回来,只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诗句……今天,科索沃的诗人又来到了这里,在德里姆桥上纪念他们故去的朋友,他们为自己的诗人朋友骄傲——诗坛是圣洁的,那里有崇高的灵魂。

我没有见过那位失落在德里姆河中的诗人,但我在这深沉的怀念中,见到了诗人无私、正直、善良的心灵。文学家为鞭撻丑恶的世界,创造光明的社会,一生奔波劳碌,呐喊呼吁,写下的诗文同他们的品格一起活在读者的心里。



1-2 1981年夏,在南斯拉夫奥林里德湖畔,与马其顿民族青年们一起跳“科罗舞”

来自武汉的中国老诗人骆文先生,朗诵了他的诗《鸥之歌》,也受到了欢迎。一位美国诗人称赞说:“那是很美的诗。”骆文先生在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关于诗歌的社会性与自我的关系一段,也被美国诗人认为“正是我要说的话”。

我最喜欢的是一首比利时诗人短小的诗:

你不能说山是属于你的,
你不能说海是属于你的,
你不能说陆地是属于你的;
——山、海、陆地
都是属于大自然的。

简洁、明了、朴实、深刻。只记得诗人是一位大胡子,忘了他的名字。平时沉默寡言,念诗的语调,是自信而有力的。

山、海、陆地都是属于大自然的,诗人是属于大自然的,属于养育他的人民的。世上的财富可以垄断,但没有人能垄断诗歌,垄断文学;诗人也许一无所有,但他却拥有亿万人的心……

感谢斯特鲁卡诗歌节的主人,使地球各个角落肤色不同的诗人们,在南斯拉夫英雄的土地上自由地交流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消除着国家与民族的隔阂与对立。恰如这一湖秋水,几乎无法分辨出哪一滴水来自高山,哪一滴水来自平原。诗歌节不仅丰富活跃了当地的文学活动,也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这是一个和平却又充满矛盾的年代,当各国进步作家在为人类的精神文明、为真善美而努力写作的时候,我们将在各种民族精神的汇流中,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

斯特鲁卡诗歌节是迷人的,它本身就是一首美好的诗。

2. 严谨的德国

墙消失

那墙初看上去，其实并不怎样的让人觉得恐惧。

甚至一点儿也不狰狞。

那墙就那么静静地蹲着，似乎并不显得高大厚重，表面只不过是
一层薄薄的水泥，涂着灰白色的油漆。上面有五颜六色的粗笔留下的
图像、一串串不规则的德文字母连成的句子，还有怪诞的符号和各种
图形。我既然无法看懂、无从领会其中隐秘的意趣，便觉得那墙倒像是
一壁别出心裁的艺术展览、标新立异的广告什么的……



2-1 1985年6月、与德国作家布赫先生在“柏林墙”

下

它绝不像我想象中的柏林墙那般森严、那般威武、那般雄奇。墙上墙下没有铁丝网、没有炮楼、没有宪兵，它实在只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围墙。那会儿我脑中闪过巍峨的长城，我很想问问谁，这么矮这么薄的墙能挡住什么呢？它真的曾经挡住过什么吗？

也许我就可以轻易地从上面一跃而过，或者穿越它。

它仅仅是一个象征？

墙，向着城市的两边小心翼翼地延伸过去，如同一根颇长而又弯曲的巨楔，插入那些从废墟上重建的高楼之中。时而同那条幽幽然环绕全城的施伯列河无声交汇，矗立并铺陈了这充满苍凉历史感的界标，一瞬四十几载，划开了东西方两个世界。

面对寂寞空旷的施伯列河，我愕然。

河水沉沉流淌，河上没有船没有桥没有天鹅没有人甚至没有一片树叶。河水灰绿，旋涡在水下暗暗潜藏，涟漪不动声色。一只极小的蓝鸟，闪电般地惊飞而过。

惟有鸟是自由的。

听说曾经有一个土耳其孩子落入河中，但没有人能够跳下水去救他，他就那样活活淹死了。因为虽然河岸的一边在西柏林境内，但河却属于东柏林所有。任何人如果胆敢跳下水去，都会构成越境的“罪名”。

我站在河岸上，不，确切地说，我站在岸边的墙下，我肃然。

墙下有小小的墓碑，砌得十分精致的水泥墓地，上面安放着一只只鲜艳的花环，是鲜花，很娇嫩很缤纷的鲜花。

墓碑上写着：越墙者。

没有姓名，只有年、月、日。

是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留在墙下的日期。柏林墙上血迹斑斑。

但尽管曾有许多人倒在柏林墙下，还是不断有新的勇敢者，用热气球或挖地道的方式设法越墙，一年年总未间断停止……

我开始怀疑自己对于墙的最初感觉。

后来我登上勃兰登堡凯旋门下的一座木台，从上面眺望东柏林。

气势宏大的石砌大门顶端，耸立着一辆覆盖青苔的金属马车雕塑，马车上站立着一位衣裙飘逸的天使，似欲乘风归去。从矮墙至那些建筑物，中间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除了几个来回巡视的带枪警察，杳无人踪。

除了墙，还有这块不可接近的真空地带。

远远地，可以望见薄雾笼罩着的东柏林菩提大街，一条很宽很美的大街，绿荫葱茏。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要去那儿看看的愿望。

但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不能够越墙而过。否则我将永远地留在墙下。

这墙拦阻了我。墙原来并不是一个象征。

1985年夏天，我徘徊在柏林墙下的那个下午，柏林墙其实还很坚固、很结实。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在不很长的五年以后，它竟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崩塌、破碎；被拆除、被清理；甚至没来得及让人再看它一眼。

那天，我想我一定要去东柏林。

我对那墙充满了好奇。

几天以后，我紧紧捏着护照，穿过那也许叫做海关也许叫做边境的地铁站大厅，我在一间有卫兵站岗的房子里，被一位穿制服的英俊东德男士盘问了一会，我既听不懂他的提问，他也听不懂我的回答。后来他打了一个电话，便郑重其事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鲜红的印章，然后挥挥手请我通过。给我的感觉好像又出国了一次。

东柏林！

胡苏姆之忆

胡苏姆是个小城，在北德石荷州境内。从汉堡去胡苏姆，高速公路四个小时的路程。



2-2 1985年6月，在联邦德国吕贝克市，参观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故居

胡苏姆是施笃姆的故乡。我们走进施笃姆故居的小楼时，六月的白丁香在花园里开得正旺，淡淡的花香中，传递着遥远的茵梦湖的气息。

胡苏姆的人想必是为那从不存在茵梦湖而骄傲的，他们想必是喜欢那些写出了世人心里的梦想的作者，包括从古老的东方来的作家们。

我们是第一个访问胡苏姆的中国代表团。到达的当天晚上，就有一个相当隆重的作品朗诵会。舒婷和傅天琳都朗读了她们的诗作，那“橡树”，那“五月”，那掌声……而第二天，在一位乡村牙科医生家里，还将举行整整一天的中国当代文学介绍活动。

听说牙科医生的家有个很大的庄园，能装下许多人，到底多少人呢？中国当代文学，在欧洲，在德国，在这小城，毕竟是很

陌生的，像我们对胡苏姆一样。

在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文学开幕式上，德国第二代汉学家鲍威尔，对于中国文学有过这样一次讲话。我只能记下他的大概意思：

“中国文学，可以说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它的语言趋势是稳定的，重复的，很少创造新的词汇。伦理在语言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学即使在通俗的文学中也力图表现一定的道德观念，而西方是娱乐归娱乐。中国文学对自然的描写也不是单纯的，而是赋予它一种精神和灵魂。中国的历史小说又回到历史，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